

1940

年

第

卷

第

8-12

期

第八期

國際通訊

二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近衛新閣的外交命題

近衛「新體制」內閣的內外政策，沒有公佈，我們還不必詳加評論。現在我要說的，是近衛新閣外交原則的推測，特別要指出他的外交原則決不會是「介入」或「不介入」那樣簡單，也不是「德義路線」或是「英美路線」那樣抽象。

近衛組閣的程序，不先成立組閣參謀本部，却先確定陸海外三個大臣，屢開四相國策會議，得到一致的結論，再物色一些二三流人物，充任別的大臣，由此可見近衛的外交政策，已得陸海兩軍部的完全同意。更進一步來看，海軍大臣仍然是四任內閣一貫的人物吉田，就是米內光政推舉參加阿部內閣，又在米內內閣續任海相的人；陸軍大臣東條是板垣左右手，我們知道近衛板垣的關係極為密切；外相不用

白鳥敏夫一流明白鼓吹「日德義蘇共建世界新秩序」的人物，而起用松岡。就人事來說，近衛新閣的外交政策，不會有對於四任內閣歷來的外交政策有本質上的突變。

我們更要指出，日本當前的外交命題，並不是「介入」或「不介入」歐戰。自去年秋季蘇德不侵犯協定訂立，而歐戰隨即爆發，日本軍人的「日德義同盟」主張，受絕大的挫折，當時崛起的論調，是傾向英美。在這種空氣之下，於是有阿部內閣野村外交，這個外交不獨親美，並且媚美。接着阿部的米內內閣有田外交，仍然是着重於妥協英美。比及今年四月以來，德軍在大陸各戰場有驚人的進展，於是日本內部親德義論及「介入」歐戰的主張一時抬頭，湯淺辭去內大臣，米內內閣陷入動搖的狀態，都是在這種空氣裏的事件。

法國單獨停戰，而國際形勢一朝激變，日本「介入」歐戰的機緣，已經過去了，分別的說，此有三因：

第一、自武力戰來說，現在的形勢，是英國以海上國而與控制歐陸的德國對壘，英國固然難於攻入歐陸，與德國再作陸上的戰爭，德國如想進攻英倫三島，必須先作大規模的海戰。英德的對峙，乃是長期英德的決戰，勝敗之數，尙未定局。至於義大利，自參戰以來，從沒有賭其海上軍事實力，對英決戰，義英在地中海的決戰，必須相待英德在北海上的決戰到來。我們可以說，武力戰以英德之戰為主，英義之戰爲從；又可以說，勝敗之數，均未可知，並且均難定局。

第二、自經濟戰來說，德國固然有蘇聯在後面，沒有敵對德國的行動，還可以補充德國的資源；可是英國在大西洋上以及對於地中海收得封鎖的主動地位，德義既難於伸張海上權力於大西洋、印度洋，則英國與德義之間的經濟戰，是以英國方面較爲有利。即令英倫三島受德國軍事的威脅，這個海權國，

以美國爲後援，仍然可以維持一個長期相持之局面。

第三、自外交戰來說，英美與德義兩集團對峙之局，逐漸展開，而蘇聯的地位，逐漸發展，有左右全局的趨勢。德國對英作戰，且在英國海上封鎖之中，則蘇聯恰在德國的後方，且逐漸掌握德國後門的多瑙河口，蘇聯此後，對德國縱不採敵對的行動，也有絕大的發言權。今後蘇聯或者維持英德的均衡，便足以牽制德國再向西進的武力決戰；今後蘇聯或者與德義共向英國鬥爭，則英國在近東中東的勢力，都要大受影響。因之，英德對峙之局，前途怎樣，蘇聯有決定的地位。

由於上面的形勢，日本「介入」歐戰，必須有兩種事實，確將出現：第一是英德決戰勝利必歸於德方，第二是蘇聯必與德義一致對抗英美；若非如此，德義便不能把握所謂「世界新秩序」，甚至不能鞏固他們對中歐西歐的統治。這兩種事實，如若不能確定出現，則日本「介入」歐戰，並沒有實利可圖。尤其是日本的「介入」，具體目標是在南洋。第一、日本要順利南進，一必妥協蘇聯，二必結束「

中國事變」，這且不論。第二、日本南進的對象，一是越南，二是荷印，假如法國仍在與英同盟作戰，假如荷蘭本國還沒有完全被吞，則日本參加德義方面，向越南荷印進攻，本無問題。現在，法國單獨停戰，並且貝當政府採取獨裁政體，力求德義尤其義西的聯絡，這時候，日本以軍隊侵越南，便是對一個德義方面有關的「友邦」作戰。又如荷印，德國宣布今後荷蘭外交由德國辦理，並且遷移駐荷蘭的日本使節於柏林，這時候，日本以軍隊打荷印，豈不是侵越了德國的壁壘？

第八期目錄

- 一、近衛新閣的外交命題
- 二、最近日本對外貿易活動剖視
- 三、戰爭壓力下的日本農業
- 四、蘇聯與中亞石油

歐戰的形勢，凡有三轉，第一轉是宣而不戰，日本的「介入」還沒有到時機；第二轉德、荷、比、法決戰，日本要「介入」了，可是德軍進的太快，四十天已經奠定全局；第三轉日本「介入」，則進攻南洋，却差不多就是侵犯德國，這是日本一般人物預想不到的。日本軍人正在準備正面，不料反面立刻到來，他們再來準備反面，可是反面的反面又到了，反面的反面乃是英美與德義兩大集體持久對抗的局面，而外交戰又以日本不易相處的蘇聯爲重心，再加上中國抗戰永續的牽制力。

因之，近衛新閣的外交命題，并不是「介入」或「不介入」歐戰，也就是不單純是「德義路線」或「英美路線」。

日本軍人今天也並不是簡單主張「介入」歐戰，並走「德義路線」。試翻閱「國民新聞」等軍部機關報紙，他們固然鼓吹「日本與德義蘇共建世界新秩序」，最顯著的執筆者，是白鳥敏夫之流，可是他們具體一點的主張是「獨自的外交」。親蘇是一個重要的方案，加強德義關係固然是「一個主張，可是並不就主張參戰。親蘇是「北守南進」，加強德義關係爲的是要挾持英美。

從這裏也許看得出海軍大臣何以不變，以及白鳥敏夫何以不長外交的消息。近衛新閣的外交原則，最可能的是親德義以要挾英美，調整日蘇關係以便「南進」，而關鍵還是結束「中國事變」，「中國事變」如不能結束，則一切都成幻夢；可是他們仍期待更大的夢境之到來，即蘇德義共同行動。

（希·七月二十二日）

最近日本對外貿易活動剖視

一 引言

日本對外貿易，一向是依賴英美。惟此次歐戰爆發後，國際局勢大變，日本看風頭不對，於是乃有想擺「英美依存主義」，採取「分散通商主義」的計劃，因此疊派「經濟使節」、「經濟訪問團」等向各處活動。（註一）第一，當然是先對其盟友德、義下手（與該兩國已於五月二日成立通商協定），其次為對拉丁美洲諸小國如墨西哥、祕魯、科倫比亞、烏拉圭、阿根廷、智利、委內瑞拉（註二），再次為對中央亞細亞諸小國如伊朗、伊拉克（Iraq）、敘里亞、希臘、土耳其（註三），其餘則為對保加利亞、西班牙等國進攻。茲就所知者，試述之。

二 與巴拉圭成立新貿易協定

日本對巴拉圭過去貿易數字如次表：

年次	輸 出	輸 入（以千元為單位）
一九三七年	四・六六五	一六二
一九三八年	一・八三六	一七
一九三九年	三・四八四	二・二一七

巴拉圭經濟使節團四月二十七日抵東京，五月六日在神戶與日方開始貿易交涉。巴拉圭以棉花、牛

皮、牧畜副產物與日本交換工業品，五月十五日雙方在東京丸之內正式簽字。（註四）

六

三 與智利成立新貿易協定

日本過去原與智利交涉一種商約，即日本以鐵路材料換取智利之硝石與銅鑛。惟此種鐵路材料是德國製造，其後歐戰爆發，故此項交涉遂爾停頓。據七月四日智利京城電稱：智利政府最近已與日本將該項商約簽訂，智利以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皮索（Pesos）或八、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購買日本鐵路材料云。（註五）

四 與西班牙簽訂通商宣言書

西班牙經濟使節團，於六月初應日本商工會議所之邀請渡日。一行抵日後，乃於東京，大阪兩地舉行會談，結果於七月四日簽訂一宣言書。其內容如次：

我人爲謀日本、西班牙兩國之通商增進并經濟、文化關係之嚴密化，特將左記事項各向本國政府進言。

- ① 採取增加購買絲髮、人造絲髮、硬化油、機械、電氣器具、樟腦化學製品、樟腦、染料、及其他日本可以供給之西方必需物資政策。
- ② 在兩國間交易數量容許範圍內，順應兩國物資供給狀況，採取增加購買西方金屬鑛、金屬搬運器、工業鹽、『哥爾克』木、葡萄酒、皮革等政策。
- ③ 爲確立兩國之經濟與技術之有效提攜起見，對有關工業之特許權以及技術，採取互相讓渡，互換

情報及其他經濟提攜上所必要之手段。

④ 為謀容易運輸，保管，分散商品計，將西班牙港加入為日本船舶定期寄港地。為保管日本商品計，准許日本在西班牙自由港設置保全倉庫，以便向歐洲，非洲北部及其他等處分散日本商品。

⑤ 考究增進兩國間文化關係之各種方法，或翻譯文學作品，或開展覽會，或互換播音及電影，或擴大學生聽講制度等等。

⑥ 為實現上述各項目的，兩國間須創辦俱有同一性質之機關，或充分利用舊有機關之設施。以及設立日本西班牙協會等。(註六)

同時，七月十三日偽『滿』也宣布將於最近與西班牙成立通商友好條約云。(註七)

五 日菲貿易協定延長

據七月十五日華盛頓電稱：日菲貿易協定於本七月末即告滿期。十五日美國務卿發表謂：日菲貿易協定已與日使館成立諒解，將該協定延長一年。又規定，日本一年輸出於菲島之綿製品為四千五百平方碼。(註八)

六 日『滿』義成立新貿易協定

一九三八年七月間日『滿』義所簽訂之通商協定，因國際情勢之變化，以致該協定實行上發生困難，故至本年春間日本於派遣佐藤經濟使團訪問羅馬之際，乃趁機與義國交涉，改訂關於義屬索馬立蘭(Somaliland)之日義貿易交涉。據六月二十二日外務省情報部長發表談話，內稱此次協定互相變更貨品

，且日『滿』義三國友好關係當益臻親密云。又據二十一日羅馬電稱：佐藤特派大使，三城『滿洲國』代理大使，與義齊亞諾外相對於上述協定，已於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在瑰綺宮正式簽字。（註九）

以上皆可說是日本活動之成果。但是並不能據此即為日本樂觀，其悲觀資料正多。請再向下看。

七 對印度貿易不振

自法國敗後，印度之國內體制乃急遽向戰時方面編製。縱然就對外貿易上說，也在實施全面的限制輸入。至於輸出方面。雖然一部商品實施輸出許可制，但就最近日本與印度貿易狀態觀之，因為印度方面貿易管理強化關係，故過去於本年三月末所成立之諒解——『日印臨時協定』，遂成廢紙，兩國間早已無輸出輸入之貿易了。但是，印度政務廳却派遣商務官到美國，以期促進對美貿易。日本對此種情勢，當然看不過去，今正在急圖打開現狀中。（註一〇）

八 對中南美洲貿易不容樂觀

當歐戰擴大，英、法、德、義各國之經濟勢力由中南美洲撤退之際，日本見有隙可入，於是乃趁機向中南美洲發展。

日本有一部分人士對於此種活動不無抱莫大希望，但是，事際上障礙甚多，殊有不許樂觀者。第一，就中南美對外貿易觀之，無論大國抑小國，從來即與歐洲各國發生聯帶關係。就中以阿根廷來說，其對歐洲輸出實佔總額之六成五。蓋中南美各國對歐洲貿易一旦割斷，勢必致物價低落，而影响到其國內經濟。日本所以不能正式與哥倫比亞簽訂貿易諒解者，即因為這種關係。故今後日本對中南美洲各國之

物資，若不能實行積極收買，而要想向此方面大量輸出，當然爲不可能。第二，美國自見英法形情不利後，也趁機加強其對中南美洲各國勢力，最近，美國之美洲貿易公司提案，即其一例。該提案，大約是以二十萬萬佛郎之龐大資本，設立一公司，擬由該一公司將中南美各國物資一手買進，使中南美洲各國對外貿易完全置於該公司統制之下。該提案距實現期雖尚有種種困難，但並非不可能者。故將來一旦實現，歐洲各國固受其影響甚大，日本當然也不在少數。（註一一）

九 結語

英法對德宣戰後，日本對北歐各國貿易先爲之割斷，義國參戰後，對地中海沿岸貿易又行杜絕，迄至現在，可以說歐洲、非洲、近東、巴爾幹等處貿易均完全停頓了。此外，還有（一）美國對巴拿馬運河敷設水雷，影響日本對中南美洲及美國貿易；（二）由地中海、非洲沿岸之戰，進而爲印度洋之戰，是全在意料中事，一旦義國軍艦向印度進攻，孟買港當然又成爲禁地。由此可見，歐戰越擴大，日本對外貿易範圍便越縮小。

巴拿馬單敷設水雷，雖尙未至封鎖程度，然船舶航行遲緩，海運保險費增加，對於輸出輸入均難免受其影響。日本由美國輸入者，如機械、碎鐵、硫酸及棉花等重要物資，主要航路是經過巴拿馬運河的，而中南美洲的貿易也多經此航路，在此種狀態延續下，其對於日本貿易之不利，自然是可以想像的。（註十二）

註一：本刊第五期『太平洋新形勢與日本』。

註二：同上『日本與拉丁美洲之貿易』及『密勒氏評論報』第九十二卷五期 John Ahlers 作『日

本與拉丁美洲諸國的貿易關係」。

註三：本年五月五日大阪『每日新聞』載稱：外務省當局近正擬與此五國交涉通商。

註四：同上新聞五月十五日。

註五：七月五日英文南華早報 *Japan and Chili*。

註六：七月五日東京『中外商業新聞』。

註七：七月十六日英文南華早報“*Manchukuo — Spain*”。

註八：華盛頓十五日同盟電稿。

註九：六月二十三日東京『都新聞』。

註一〇：七月十日同上新聞

註一一：六月二十三日同上新聞及七月廿七日卅日哈瓦那合衆社電。

註一二：六月二十九日東京『國民新聞』。（毓·七月二十五日）

戰爭壓力下的日本農業

Miriam S. Farley

本文爲關於日本農村問題的一篇比較客觀的研究，於材料的搜集與選擇，最爲精慎。原文數載本年六月五日“*Far Eastern Survey*”半月刊。

近年來日本的工業雖有顯著的進步，戰時工廠的出產雖大有可觀，但農業仍是日本經濟的基石。日

本的田地是國內食糧和一大部份工業原料供給的來源。日本人口幾有一半是靠耕作爲生的，由於近年來日本銳意獎勵農業生產的結果，日本已達到糧食幾能自足的地步，當然日本殖民地的農產也要計算在內。但日本的農業因用人過多，耕種方法不良，農民債台高築，既有舊式土地制度的負累，又須受制於城市的資本，所以多年來它成爲日本最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一般人承認農村的不靖供給了不少的內部爆炸力量，在軍人的勢力之下這種力量便被導向亞州大陸擴張「生存地盤」去了。

日本向大陸發展所促成的戰爭之一切戰費，農民是分担了。和城市裏一樣，鄉村間的生活標準已降低了。誠然，一九三九年一年間，我們所能得到的材料有可證明農村地位比日本人口中的其他各羣較有一些進步的趨勢。

但這是比較上的進步，當然不能和絕對的進步混爲一談，而獲其實益的也都是地主不是佃農。尤有進者，農村果然有此進步的話，也是由於氣候良好物價高漲的結果，不是政府爲利農業制定政策促成的。反之，日本的軍界雖負有同情農村各階級之名，他們的勢力雖然日益增大足以左右國家的政策，但政府的政策尙未見有犧牲工商金融界利益以利農民的顯著的變動。

戰爭增加了許多種農產品的需要，軍隊需米尤多，所以如何維持生產或增加生產的問題也被人注意起來。但是他們遇着兩種重大的障礙，一是人手的缺乏，一是物質的缺乏，肥田料特別缺少。自戰事爆發後，即常聽到田間人手缺乏的報告，大批農民被調出當兵，牲畜被軍隊徵用，各門工業尤其是軍火工業需人之迫切亦有減少農村人手的趨勢。

爲補救起見，政府會試行平均各區勞動的辦法，兵士離家時田地由他人耕種，同時並促進合作的勞動，利用婦女兒童和成人。因爲互換勞動的習俗在日本鄉村中有深固的根基，又因全國各地均佈有半官

組織的農民協會和合作社等，所以促進合作運動的努力得了許多便利，這方面顯然有很大的成功。

在理，勞動的缺乏可多用機器彌補。日本的農業規模雖小，但也有許多機會利用機器，如以電力或汽油發動的抽水機，磨穀機，打禾機，耕田機等。中日戰事爆發前使用這些機器的人漸多。一九三七年以後無數字可考，但根據報告，機器化的趨勢仍在繼續中。可是農業機器的製造和運用大受金屬、燃料、電力缺乏的阻礙；因為這三種東西須先滿足軍火工業的需求。所以機械化的程度恐未能彌補人工的缺乏。

嚴重性不減於人力問題的便是肥田料的缺乏和它的昂貴價格，而日本農業有賴於肥田料之處正多。幾種重要肥田料的入口嚴被限制，一九三九年限制得尤為利害，國產雖受政府的獎勵，但仍不能彌補這種缺乏。限制肥田料的價格也不發生效力，據『東洋經濟新報』的指數，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間，肥田料的價格竟漲百份之五十一。

日本的農業雖有上述的種種困難，但重要食糧的出產大致仍能維持原狀。第一表指示米，麥，大麥，裸麥，蠶繭的出產，這數種東西要佔日本農產全部價值的四份之三。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米麥的出產都高出戰前五年的平均數，大麥裸麥的生產在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都有退步，一九三九年始恢復原狀。蠶繭的產量在一九三七年較平均數稍低，一九三八年則低出許多，但在一九三九年也恢復了原狀。根據散見各方的數字：一九三九年一般收成良好，雖然有若干區域受了旱災。

第一表

日本國內穀類和蠶繭的出產	
米	麥
大麥	裸麥
蠶繭	

(以一千石為單位)

一九三二	六〇・三九〇	六・四九七	七・五七四	六・五五六	八九・五五〇
一九三三	七〇・八二九	八・〇一三	六・九一七	五・三四九	一〇一・一六三
一九三四	五一・八四〇	九・四五五	六・七九六	六・一六〇	八七・一四〇
一九三五	五七・四五七	九・六五六	七・二八八	六・六一六	八二・〇六六
一九三六	六七・三四〇	八・九六一	六・三五五	五・八三八	八二・八九二
三二至三六平均	六一・五七一	八・一一六	六・九八六	六・一〇四	八八・五六二
一九三七	六六・三二〇	九・九九六	六・八七九	五・九六一	八五・九七三
一九三八	六五・八六九	八・九七二	六・三二五	五・一一五	七五・二五六
一九三九	六八・九九七	一二・一一三	七・七六四	六・七三〇	九〇・八〇〇
三七至三九平均	六七・〇六二	一〇・三六〇	六・九八九	五・九三五	八四・〇一〇

第二表

日本農業的收入(以百萬圓為單位)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米	麥類	蠶繭	繭繭
二二三五	一五八	二九七	一五六
四三四	二二二	五〇〇	一七三
三三五	二五七	二〇四	一五一
六一一	二七五	三五〇	一七五
食糧	生菓	菜	花
一七三	七四	一九九	二二八
一七〇	一七〇	一九九	二二八
一九三	一九三	一九九	二二八
二・三五四	二・九一七	二・六〇一	三・〇五六
總數(註)			

一九三六……	一·八六五	三三一	三八七	二一九	八二	二二二	二七三	三·五一七
三二至三平均	一·五〇六	二四九	三四八	一七五	七四	二〇一	二三四	二·八八九
一九三七……	二·〇七二	四〇四	四二〇	二四二	九二	二五九	三二九	三·九六四
一九三八……	二·一七三	四〇五	三四六	二五三	一一五	二八八	三八〇	四·一一四
一九三九……	二·八七四(約數)	六〇四(約數)	八八三(約數)					
三七至三九平均	二·三七三	四七一	五五〇					

(註)總數包括其他收成，但煙草甘蔗除外。

一九三九的收成雖好，但一九四〇年却有缺米的危險，因一九三九年朝鮮歉收，華北糧食缺乏，分配制度不良，投機家有屯米的趨勢，同時因戰事關係，米的需要增加，所以必須運進大宗洋米。以後的局面如何，須看一九四〇年的收成。無論如何，加緊統制米價似乎是不可避免了。

同時農產的價格亦隨通貨膨脹的一般趨勢而高漲，雖然漲率並不一律。漲局最利害的便是絲價。一九三九年後半絲價飛漲，原因是(一)美國產業的聯合活動，(二)因其他織品缺少，日本對絲的需要增加，(三)投機活動和日本政府的政策。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間，橫濱生絲的價格竟漲百份之一四一·七。對養蠶家較有直接關係的繭價在一九三九年漲一倍有奇。現在似已過了價格的高峯，可是在絲價昂貴時間，這種好景對日絲的生產者和日本的外匯基金是最有利益的。

其他農產品亦有漲價，惟漲勢較為緩和。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東京現購白米的價格漲百份之三一·七。據「東洋經濟新報」的指數，同時期的穀類漲百份之四二·三，其他食糧百份之四零·二。可供參考的是同時期的批發價格平均指數漲百份之五七·五。

所以戰爭期內的幾年，農業的收入若以錢銀表示確是逐步上升，繼續着一九三一以後的趨勢。一九三一年是農村不景氣達於極點的一年。第二表是以官方的數字為根據的；如表中所示，一九三七年田地收入總數增加百份之一二·七，一九三八年增加百份之三·八。據最近的估計，一九三九年約增百份之四八·八，一部份是因為收成較多，但主要原因是較好的價格。

農業收入的增加是不是可以代表實際的進步呢？這個問題不是統計可以圓滿解答的。農民的收入雖然增加，但幣值是低跌了。同時生產費和家庭的開銷都增大了。三菱經濟研究所發表的指數是依據一般批發物價水準的變遷而加以調整的。根據這表，農村收入的增加相當的增進了農業的地位。該指數表是以一九二九年為標準（等於一百），一九三六年為一百零一，一九三七降至九十三，一九三八降至八十四，一九三九年增至一百一十五。

反之，通貨的膨脹對負債階級是有利的。根據報告，去年一年農民能夠償還一部份的舊債。但農村債務總數約有幾何，近來並無數字可考，還有一點可以注意的便是一九三七以後農民存在合作社的存款約增加十萬萬元。

同時我們必須記得農產品漲價的結果，收其利的還是地主階級而不是佃農。後者佔農夫人數百份之七十，部份佃農和純粹佃農都包括在內。人數比佃農當然較少的地主階級不但將田間的收穫約取一半作為田租，且比貧窮的農夫較能實收市價漲落之利，因為貧苦的農夫不能屯積居奇以待善價。而且佃農常無餘米出售，甚至還要購米。一九三六年佃戶的糾紛共有六千八百零四宗，牽涉一萬零四百八十人，一九三八年減至三千九百零七宗，牽涉五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人。一九三九年無數目可考。這也許是境遇改善的徵兆，也許是官力壓迫的結果。

日本政府對於農業的政策一向是貫注在擴大生產和應付急需之上的，並未圖基本的改革。去年政府宣佈了增加農民生產的五年計劃，對五穀特別注意。小麥的出產近已可以自足，但日本希望能增加產量以供給滿洲中國的麵粉市場，不必輸進洋麥；馬鈴薯番薯也受到特別的注意。這是用來製造火酒參入汽油使用以補救汽油缺乏的。但其他產品，如絲，茶，園藝的出產也都包括在發展計劃之內。

因爲去秋白米一時缺乏，又因一九四零年情形似更嚴重，所以最近政府更特別努力以圖增加白米和其他可以代替白米的穀類的出產。本年二月當局宣佈，一九四〇年日本白米出產的目標是七千一百萬石，小麥一千三百萬石。政府的計劃也顧到了殖民地的出產。

概括地說，除上述補救勞動缺乏的措置外，當局希望增加生產的方法是增加耕地面積（此種可能性有限）；增加每畝產量並用改良的種子；滅絕植物之病；特別情形給予補助金等。

如何保證肥田料價格適中而有充足的供給確是一件特別嚴重的問題。埋怨政府不能把它解決的話屢有所聞。責備政府的人認爲限制肥田料入口是眼光短小的，因爲農業的出產將因而低落，致不得不輸進外洋產品，這一來耗費外匯就更多了。

一九三八年政府通過法律獎勵硫酸銨的製造，免稅也是獎勵方法之一。日本硫酸銨推銷公司成立後，分配系統也改組了。但事實上增加產量的計劃都未能實現，一半是因爲無力購買外國機器和原料電力的缺乏。先前所定的分配系統因引起了製造家消費家和經售家的摩擦，也不得不重新組織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農林省宣佈了津貼肥田料出產的計劃，一九四〇年又向國會提出議案請求組織一個半官的公司製造肥田料。農林省答允一九四〇年磷酸肥料的供給將有平時的百份之一百，硫酸銨的供給將有百份之八十，所缺的數目以運進豆餅補足。但國會議員不信這項計劃可以實現。

官方規定農產價格的政策是在壓低價格以利消費者，不是抬高價格以利生產者。但是預備輸出的貨物則爲例外，絲便是顯著的例子。米價是受一九二一年成立的評價會議統制的。去秋官方受着不斷的壓迫，纔將官定的最高米價抬高百份之十三。政府以操縱市場的方法對於絲價也給予相當的影響。政府雖曾試行統制零售物價，但對農產比對其他物產較少採取直接訂定價格的手段。有數種農產品——包括絲，繭，米，肉，魚等——已得免去年九月所發表，目的在維持原有物價的命令的限制。截至這時，日本尙無不得已採用計口授糧的情事。雖然有人提議實行，但其目的多半是爲對付屯積居奇的問題，不是因爲食糧發生嚴重的恐慌。

一九三九年日本有若干部份發生大旱，西南米區特別受到影響，收成的損失約達三萬五千萬元。政府採取了賑濟災區的步驟，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止已用去四千二百萬元，除直接的賑濟和醫藥的撥濟外，還准減納若干租稅，同時並進行改良灌溉，以免將來再發旱災。可是政府還受國會的批評，謂賑助工作做得過於遲慢。

自中日戰事爆發後，政府還通過兩條調整農村債務的辦法。第一條批准勸業銀行及某某數家銀行放款，政府担保賠償損失的數目達一萬二千萬元。究竟有多少債務得以調整不得而知。另一條法律是幫助兵士的家庭調整債務的，可是法律中規定的唯一方法便是在負債人和債權人中居間調停。

一九三八年的『田地調整法案』除明文規定兵士之田由他人耕種的辦法外，目的在增加自耕農的人數，並促進地主和佃農的關係。但文中所提增加自耕農的辦法，範圍極爲有限。其餘的條文是爲保護佃農防止地主收回田地不許耕種的。這是佃務糾紛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爲地主往往企圖加租，或出賣耕地作爲工廠的廠址或作其他的用途。

一般地說，戰爭期間日本農夫所受到的調整還不及工商業所受到的嚴厲。這種事實一部份是因為農業包含着數千百萬分散的小單位，比較工業不易調整；但主要原因是農業的生產並無突然急劇轉變以滿足戰爭需求的必要，這和工業不同。農夫只要照常工作，對於戰爭便有貢獻。雖然如此，戰時種種統制的措施也在多方面簡接的影響了農業，如通貨膨脹，減少進口貨物，買賣的受到統制便是最顯著的例子。此等辦法一行，農業界和商業界就時起摩擦，彼此都想將負擔儘量推到他人身上。

在分配統制的範圍內，摩擦更爲明顯，且釀成農林省與工商省間的衝突。例如一九三八年，爲肥田料分配系統改組事，農林省和工商省起了激烈的衝突。農林省想一手把持新成立的推銷公司，排除平常的肥料經售商，或將他們置於公司統屬之下；工商省却出來爲經售商力爭。

一九三九年爲了火油分配的問題又有一次類似的衝突，這問題牽涉及一間半官的專賣公司。工商省提出的計劃，是以統制火油分配的大權完全授給這間代表火油出產家經售家利益的公司，但一向在鄉間銷售火油頗多的農村合作社便竭力抗議，并提出另一個計劃，將銷售火油給農村消費者的統制權拿來。這一次的激烈鬥爭，是阿部內閣倒台的一個原因，後來纔成立了折衷的辦法，像以前的肥田料事件一般謀得妥協的解決了。

同時，農業組織對政府委任伍堂卓雄同時兼掌農林工商兩省事，也起而反對。他們恐怕農業利益變成商業利益的附庸，所以拒絕和伍堂合作，結果政府改委了一位專任的農相。

這是農村利益和城市利益激烈衝突的例子。日本雖著重團結，可是這種衝突仍時發生。這也可以證明日人善於通融妥協的天才，戰時的緊急狀態當然也足以促成他們妥協。

可是有一點值得注意。涉及農業的大衝突多是地主（他們和農村放款售賣農產有深切的關係）和商

家的衝突。地主佃農間一樣利害的衝突仍然存在，因為地主有力壓迫政府以保護本身的利益，佃農則否。這樣看來，政府確會努力增加農產，統制物價，改良合配制度以救農村最大的痛苦。它的農業政策的主要目的正和其他的政策一樣是為動員全國的資源發揮最大的軍事力量。但是十年來在日本經濟上很不健全的日本農業的基本弱點仍然存在。軍人雖會答應犧牲資本家的利益解救農村的痛苦，可是他們迄未能實現此種諾言，也許是因為他們的精力正用在國外的緣故。由此看來，日本對於戰爭的反應和中國大異。中國雖有戰事的混亂，可是有些地方已開始進行基本的建設性的土地改革了。（方炎）

蘇聯與中亞石油

Fritz Sternberg

【本文載「亞細亞雜誌」七月號】

第一次大戰時協約國所以能獲得勝利，專家們都認為那是由於她們擁有優勢石油的緣故。達賴希（Delaisi），一個著名的法國政治經濟家，便曾經說過：「協約國對德的勝利，可說是汽車對火車的勝利。」協約國對石油也是十分重視，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克雷孟梭給美總統威爾遜的電文裏，便有「一瓶石油一瓶血」之語。

照近今的發展，石油在現代戰爭中，更增加了重要性。在第一次大戰時，飛機的使用，比較上還是小規模的，到了今日，那已是最重要的戰鬥武器之一了。不過飛機的效用，是完全倚賴着本國當時的石油供給與將來石油供給的安全的。坦克車，戰爭中另一新奇的武器，也是戰爭中石油的大量消耗者。坦克車的出現於歐洲戰場，雖已是歐戰快將結束時的事，可是協約國會充分的利用過。直到上次歐戰結束

後，德國方才開始做製坦克車。現在雙方都有獨立的坦克車師團，和裝甲配備的步兵師團了。

現代的戰爭，需要部隊極端的活動性。現在，就像一千年以前一樣，軍事上的勝利，全要看配備齊全的隊伍，能够集中抵抗攻擊，或是向敵人採取攻勢的速率而定。鐵路已經證明不能勝任這種迅速集中士兵與物質工作的重任。所以現在裝甲運輸車也就變得重要起來。

除掉鐵和煤兩種製造武器的主要原料以外，在現代工業化戰爭上，具有真正決定價值的，便要算到石油了。協約國家並沒有巨量的石油生產。可是她們至今控制了海洋的交通。祇要她們能够繼續保持這種控制形勢，她們便能像第一次歐戰時，不斷的從海外獲得石油的供給。在現在的環境之下，即使協約國方面的石油需要增加，都不會遇到若何困難的。

德國在這方面的情形又怎樣呢？關於德國天然的與人造的石油產量的約略數字，是有表可稽的。德國近來已停止發表這種數字，不過前時所發表的，可以用來作為現實真相多少正確的估計。薩伯第（Frederic Sabatier）和弗雷特華（Marc Friedwald）在巴黎評論一月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和拙著「從納粹的資源來判斷：希特勒爲什麼不會戰勝」一書裏所估計的，可說是不謀而合。

德國的石油產量，將天然的與人工提煉的合計在內，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九年，共三百五十萬噸。一九四〇年的產量，至多是增加到四百萬噸。羅馬尼亞生產的數字，在一九三六年，曾達到八百六十九萬噸的高峯，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便重又退縮到六百二十萬噸。羅馬尼亞一九三六年的出口是六百九十萬噸，一九三九年減縮到四百萬噸。羅馬尼亞去年石油的出口，約有四分之一，九十六萬噸，是運到德國去的。現在各國對羅馬尼亞控制權的爭奪，便完全爲了它的石油的緣故，因爲雙方都想獲得石油。我們現在雖則不能預料這次爭奪的結果，可是我們關於它的背景，却有充分的材料。我們可以就背景

的外表來談談。我們曉得，德國如果要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羅馬尼亞的石油供給，依然是不夠的。我們即使假定德國能獲取羅馬尼亞大部的出口石油，每年也祇能獲得七百萬噸左右。在上次歐戰裏，協約國每月在前線要消耗六十萬噸。現在，因為配備了大量的空軍，坦克車與快速部隊，就必需更多的石油。照一般的估計，一個頭等強國，如果在一次「真正的」戰爭裏，作適當的軍事行動，每年便得消耗石油一千二百萬噸至二千萬噸。

這兒便引起了另一個重要問題來：蘇聯的石油怎樣？蘇聯煉油工業進步的可能性怎樣？蘇聯石油輸德的可能性又怎樣？

蘇聯，那個在世界地位上僅次於美國的國家，是歐洲第一個產油國家。不過蘇聯石油的產量，在全世界石油產量的總數上，僅佔十分之一。根據估計，蘇聯還有六十三萬萬七千萬噸的石油儲藏沒有開發，換句話說，世界石油埋藏量的一半，是在蘇聯領土之內。蘇聯既擁有這樣蘊藏着的大量財富，她當然可以在三千萬噸產量的現在，再是順利的大量的增加下去。那時，德軍統帥部現時需要而不能購得的石油，便可以從蘇聯充分獲得了。這種說法當然是假定的。實際的情形則如下。

帝俄政府時代，每年出產的油量，還不到一千萬噸，到了蘇維埃政府，產量方繼續增加到前時產量的三倍。如果這筆餘額可以用來作為對德輸出，蘇聯將二千萬噸的石油輸給德國，納粹最高統帥部的憂慮，便可以完滿的解決了。

在上次歐戰期間，帝俄的石油產量逐漸的減少下去。在一九一八年，曾低落到三百五十萬噸。後來產量的逐漸增加，還是俄國參戰與內戰結束以後方才開始的。這許多戰事平定以後，帝俄時代最高的產量不久就追到，直到第二次大戰前幾年為止，產量一逕在增加着。這幾年間蘇聯石油的產量雖是增加得

十分遲緩，國內的消耗量，却繼續的增加下去，結果是蘇俄石油的出口逐漸減少，最後，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竟減縮到一百萬噸。於是這兒便發生了奇怪的情形，蘇俄的石油出產量，雖是四倍於羅馬尼亞，可是她的出口量，反不及羅馬尼亞的四份之一。

不用說，以每年祇有一百萬噸出口的数量，蘇聯是不能幫德國多大忙的。祇有大量增加蘇聯的石油出產，才能幫助德國大批機械化部隊的大規模戰爭。在原則上，要增加出口，祇有依照下列兩種方法：第一種是減少蘇聯國內自用的消耗。第二種，加速生產製造和擴充一切生產的便利。

關於第一種可能性，蘇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石油生產量比較低下的時候，每年輸出量是六百萬噸。近年來蘇聯國內石油消耗量的迅速增加，並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在這種國內消耗增加現象中，有許多重要因素，在發生決定的力量，而且它們至今都是決定着蘇聯的整個發展。

在這幾年中間，蘇聯的農業，成爲石油主要消耗者之一。當世界經濟危機剛要打擊歐洲平和生活時，史丹林開始強迫蘇聯的農業集體化。蘇聯的農民，對這種威壓異常憤怒，所以儘力的加以反抗。蘇聯當局施用殘忍的恐怖手段，來破壞他們大規模的怠工。不過蘇聯的農民都決定了，如果他們被逼參加這一種集體的制度，他們便以儘量減少出產的方法來對付。

一九三四年，蘇聯的家畜生產，降落到前所未有的最低限度；一半的家畜，被懷恨的農民自己屠殺了。在後來整頓的幾年中，家畜才重新增加，逐漸達到集體制度前的標準。不過這兒有一個顯著的例外。馬匹的數目，並沒有像其他家畜一般的增加。集體農業初步條件之一，便是農具機器，和牽引車等等的供給。自從牽引車替代了馬匹以後，這種缺陷便一直沒有彌補過。一九二八年俄國雖仍擁有三千三百五十萬匹馬，這筆數目在一九三三年，便低落到一千六百六十萬匹，到一九三八年祇增加到一千七

百五十萬匹。

如果蘇聯的農業在工作上被剝奪了牽引車與石油，在農業工作上，史太林政府便要遭遇到重大的困難。即使史太林希望增加石油輸出，他都不能將蘇聯農業恢復到已經廢棄的個人與小農制度。所以，如果集體農業依舊保持現在的形式，照它現在的標準，牽引車與石油不單是重要，簡直是主要的必需品。牽引車的損毀或是石油供給的中斷，結果將會召致俄國的飢饉。所以史太林如果想從蘇聯農業上剝削石油的供給，譬如說二千萬噸，來援助德國戰爭，簡直就辦不到。這種辦法等於自殺，而史太林至今還沒露出想自殺的意思來。

第二種可能性，便是增加蘇聯的出產。在這方面，俄國人至少在紙上已經達到了重要的成功。第二次五年計劃，預料在一九三七年蘇聯便可以每年出產四千六百八十萬噸的石油。在事實上，這個預定的目標，從來沒有達到。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實際上並沒增加多少。蘇聯石油產量的發達，往往是和其他工業部門，煤與煉鋼相提並論的。它雖有進步，可是增加得十分遲緩，簡直使人看不出來。某種停滯傾向是顯然的。這多少是由於清黨的關係，將共產黨中的幹部，與各種實業中高級職員消滅了的結果。

這種停滯的現象是危險的，因為無論從戰略的或是農業的角度來看，繼續增加石油產量都是急需的。在帝俄政府時代，巴庫與格羅茲尼（Grozny）這兩處主要石油出產區，佔全部出產百分之九十七。七。可是我們祇要看一下地圖，便可以發現到這幾處都是蘇聯最易被敵侵襲的地方。巴庫離開蘇土邊界祇有一百二十四英里，格羅茲尼也祇有一百八十六英里，這兩處地方，飛機要不了一個鐘點便可飛到。在協約國這次集中一支大軍於近東以前，德國人老早便發現到這種弱點。歐文何登博士（Erwin Haudan）在柏林大學普通軍事科學學院出版，書名叫做「蘇聯的自動車力量」一書裏，對於這種情形，曾提供

一種詳細的分析，他說：產油區域的防衛是不充分的。百分之九十八的石油田，位置在離邊界不到三百公里的一條狹長地帶內。由於這種不利的地位所引起的危險，便是一旦戰事發生，祇以他們自己的消耗而論，俄人或許會失去這幾處重要產油區域，就像上次歐戰時，某幾處重要的北部高加索區域被隔斷了一樣。如果失去了巴庫與格羅茲尼產油區域，蘇聯自動車的力量，可以實際上減少到完全沒有的程度」。

俄國人也是完全明瞭這許多危險的。他們化上了好多年功夫，不單在巴庫格羅茲尼區域強迫開發，增加產量，同時在亞洲另一處油田也作開掘的試驗。那一區油田經過愛姆伯納夫脫(Embanef)巴茲納夫脫(Bashneft)和伏斯托納夫脫(Vostokneft)國家委託者的多次發掘，已經可以利用了。這幾處油田從裏海的北岸，沿伸到著名產油豐富的烏契丹(Uchta)口。這第一處油田，位置十分適中，面積有九百五十英里之廣，它的中心點便是大愛姆巴(Emba)區域，那許多沒有開發的油田，都在伏爾加河(Volga)下流，亞倫堡·奧斯克(Orenburg-Orsk)和愛姆巴河附近。最重要的油田則由烏拉爾河，(Ural River)愛姆巴河與亞倫堡鐵道所造成的三角區域之內。

一九三五年底，蘇聯當局從格萊甫(Gurev)敷設一條長五百二十六英里的油管，直通到奧斯克。這幾處亞洲油田的生產力很大。巴庫格羅茲尼區域約佔蘇聯石油埋藏量總數百分之二十九左右，而這塊新的亞洲油田，却佔三分之一。油量很豐富，其中包含的石油精，竟達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巴庫油田祇含百分之五或六，格羅茲尼的，也祇有百分之十左右。發展這第二區油田，是蘇聯進行迅速工業化政策的基
本工作。

除掉一般的增加產油不談，開發這許多油田的最初目的，還是在亞洲建立一種廣佈的工業。有好幾個

理由，使蘇聯政府來推動這個計劃。第一，它常時提防着在這一帶地方，和日本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遠東軍隊如果能在戰場附近的根據地獲得供給，——那便是說，從亞洲的出產區域，而不是更遠的地方——這樣的軍事行動，便可以得到很大的便利。第二，如果一旦德蘇衝突，蘇聯便得大大的依賴着這片廣漠地方的出產。蘇聯要是能够將生產根據地，移得愈深入，和增加亞洲生產總數上的成份，蘇聯的歐洲前線即使被敵人奪去，她還是能够抵抗一個更長的期間。第三，如果蘇聯將她的重要工業，遷出敵人攻擊的範圍，那末蘇聯的易受攻擊性也就減少了。第四，蘇聯政府的政策，在給中央政府獲取國內少數民族的同情。將工業設在他們中間，開發從來沒有開發過的區域，可以大大的便利這種程序。近年來蘇俄在某幾處亞洲地方，從事工業建設，已大見成效。將蘇俄亞洲部分的工業化程度，和中國的與印度的比較，規模既大得多，速率也快得多。

在第二次歐戰爆發以前，蘇聯老早就根據亞洲區域工業化的一般計劃，從事於亞細亞中部石油出產的增加。不過至今所得結果十分平庸。所以現在廣大工業化的亞洲區域，仍舊不得不暫時仰給高加索區域的石油供給。交通問題是迅速發展工業的最嚴厲的困難之一。事實是，愛姆巴區域恰巧位置在堪吉斯（Kirgiz）大草原的中部，在那兒，交通上的便利，熟練的技工，水與適宜的住處都是異常稀少的。蘇聯政府至今還不能減輕這許多困難，將當地的情形改善到適宜於開發的程度。除掉格萊甫與陀斯蘇（Dossor）中間的狹軌鐵道以外，這處地方便再也沒有鐵道的聯絡了。西北的烏拉爾斯克（Ural'sk）車站，與東北的亞倫堡鐵道，都在三百十英里之外。如果必需依照計劃，進行開發這片地方的話，第一件便得設立交通工具，現在，一切貨物均須由汽車載運，駛過荒漠地方，再用船渡過裏海，而裏海每年都有幾個月冰結的。

要是蘇聯交通的落後，在戰前阻礙了石油出產的話，它在今日的困難，更見增加。第二次五年計劃規定，高加索區域以外的油田，必須供給全部出口的八分之一，那便是三百五十萬噸。這個數目至今還沒有達到。蘇聯希望在一九四二年能够從亞洲部分的油田，出產七百萬噸。

在這次戰事發生以後不久，蘇聯政府即刻便看到增加石油出產的重要，於是特派LM加干諾維支（Kaganovich），蘇聯政府中有名的組織天才，將他的時間與精力，全部集中在石油出產上。加干諾維支前時曾改進了蘇聯的鐵道運輸。我們現在即使假定將來的發展很大，可是依照我們的分析，這種發展必須因為滿足蘇聯自己的要求，而受到限制。現在我們可以說，她在一九四二年決不會達到七百萬噸的目標。蘇聯政府本規定了一筆鉅大的經費，預備用在這許多開發了一部分的油田上的，可是在蘇芬戰事以後，這筆款項便重新移作充實紅軍的用途了。蘇聯軍隊繼續動員着。這種繼續動員，現在幾乎成爲一種永久性性質，影響到蘇聯的一般生產，特別是石油的生產，是勢所必然的。

爲了運輸上困難的障礙，蘇聯現時正努力保持現在標準的石油輸出。不過在這戰事的初期，蘇聯石油出口，低落到一百萬噸的標準以下，是無足爲奇的。在一九三八年，德國從蘇聯輸入八萬一千噸的石油，而在六年以前，蘇聯石油的輸入則在五十萬噸左右。蘇聯輸德的石油，重新達到一九三二年的數量是可能的。在亞洲發掘油田的嘗試，已過了探勘的初步時期，不過現時的戰爭，即使蘇聯依舊保持中立，油田進一步的發展計劃，也會延擱下來。此外，紅軍物質上的消耗，一月比一月增加。如果亞洲的新油田，能够供給蘇聯石油出產的八分之一，已經可以算作很大的成功了。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還是無力將石油供給德國的，特別是在戰事的最初一兩個年頭。還有，巴庫與格羅茲尼兩地易受敵人攻擊的弱點，至今未變。蘇聯在巴庫與格羅茲尼的石油出產，如果數量有什麼低縮，蘇聯自身所受的挫折不必說，更會立刻減少蘇聯石油對德的輸出。（如）